老年之声

商水唢呐班的兴衰

■赵景荣

三声铁炮响彻云霄，铿锵悦耳的锣、鼓、镲、唢呐、笙齐鸣，响彻云霄，高亢激昂的《百鸟朝凤》传到家家户户。村民丢下手中的活儿，纷纷走出家门，潮水般涌到一户农家，把大门外的一片空地挤得水泄不通，他们这是去看娶媳妇请来的唢呐班。

唢呐又称“古乐”或“响器”，也叫“大笛”。在笙、二胡、横笛、锣、鼓、镲、梆子、碰铃等乐器配合下组成的乐队叫“唢呐班”，又称“古乐班”。

旧社会，唱戏、吹唢呐、剃头等行业的艺人被称作下九流。他们活着社会地位低下，死了不准葬入祖坟。因此，那时唢呐班寥寥无几。唢呐班里都是穷苦人，都是为了养家糊口。如：周口胡瞎子班（当时周口属商水管辖）、弯子村王国贞班、周口南寨赵稍班、邓城王兆班、埠口集梅四娃班等不到10家（班）。这些唢呐班主要服务于官府、地方绅士和财主。达官贵人们庆贺晋升、祝寿还愿、操办红白喜事等，一般都会请唢呐班到家里吹吹打打，增添喜庆气氛。平民百姓红白喜事请不起唢呐班，只能望眼欲穿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农民翻了身，日子好起来了，富裕的农民有能力操办红白喜事，请唢呐班的农户越来越多，唢呐班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。商水县文化馆为提高唢呐班的演奏技艺，年年举办调演、会演；举办唢呐培训班，培训一批批唢呐新人。很快唢呐班发展到20多家（班），从艺人员达150多人。唢呐班像朵朵鲜花，开放在商水各个乡镇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唢呐被定为“四旧”，唢呐班就解散了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禁锢多年的唢呐艺人获得新生，商水成立了唢呐协会。有些唢呐艺人当上了县、乡、镇人大代表，县、乡、镇政协委员，提高了艺人的社会地位。为了使唢呐班健康发展，商水县文化馆经常举办唢呐学习班，组织艺人相互学习，相互切磋演奏技艺；多次开办唢呐培训班，培养热爱唢呐的年轻人。经过几年的努力，唢呐班如雨后春笋在各乡镇茁壮成长起来。如：白寺乡郭庄，姚集乡匡王，郝岗乡程庄，平店乡曾庄、胡庙，固墙镇张庄、赵吉屯，城关乡八里湾，邓城镇白地，还有苑寨、王老、肖庄、省庄、王母鸡庄等地有80多家唢呐班，从艺人员达500多人。这些新发展起来的唢呐班最著名的是白寺乡郭庄。唢呐艺人郭聚平、郭心平弟兄俩，在周口地区和省会郑州唢呐比赛中获得大奖。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，全村男女老少都开始学敲锣打鼓，吹唢呐吹笙。村里每天锣鼓喧天，唢呐笙齐鸣。父亲和子女、丈夫和妻子、弟兄、姊妹等同台演出，有的全家人齐出动，从艺人数达60多人。他们活跃在全县各乡镇。他们甚至还到附近的项城、上蔡、漯河、郾城等地演出。郭庄成了豫东闻名的唢呐文化村。唢呐班蓬勃发展，全县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唢呐大军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、繁荣昌盛的景象，真是：唢呐声声颂盛事，遍地盛开唢呐花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商水县委宣传部、县文联、县文化馆等单位联合在县城举办唢呐大赛，把各乡镇挑选出的技艺精湛的唢呐班集中到县城参加比赛。几十家唢呐班在县城行政路两旁搭上戏台决一雌雄，观众达数万人，场面气势磅礴，热闹喧天。

近十多年来，商水唢呐班由鼎盛跌入低谷，出现了后继无人的现象。原班人马不多见了，多数唢呐班名存实亡。农民办红白喜事请唢呐班，只得临时七拼八凑找几个人应付，再想看到以前那两三班唢呐对台演出，台下人山人海，台上通宵达旦争胜负的热烈场面很难啦。

大姑年近八旬去世了。我们去吊唁，见请的唢呐班一人吹唢呐、一人吹笙、一人打梆子。三位老师傅配合得很好，吹得很卖力。我问表弟：“唢呐班就来这三个人吗？”表弟难为情地说：“俺妈一辈子爱听唢呐，弟兄们商量，得请班唢呐送她走，可跑了好几家，有的没找着人，有的唢呐班早就散伙啦。最后到王庄找到王师傅，王师傅说，他的唢呐班早就解散了，乐器都生锈了。他看我们是多年的老熟人，为了面子，他也得找人跟我去一趟。”

我见他们在歇着，走上前每人递上一支烟：“看你们都60多岁了，也该培养几个接班人啦。”老人说：“培养谁呀？自己的子女都不愿意学。现在年轻人，跟过去俺那一代人不一样，对干这一行不感兴趣，认为吹唢呐费劲不挣钱，不如出去打工挣钱快挣钱多。俺几个老家伙从小就爱这玩艺，你看我牙都掉啦，还能再吹几年！放弃舍不得，继续吹力不从心。”他摇了摇头说：“时代不同啦，没法！”

我摇摇头，没说话。

往事追忆

乡村夜读

■宁高明

上小学时就有晚自习，那时候还没有电，点蜡烛太费，我家负担不起。和我家情况类似的同学很多，于是相邻的同学就会自由结合共用一盏煤油灯。也就是在那样的夜晚，三五个同学围坐在一起，或者以组为单位围坐在一起，虽然灯光如豆、黑烟弥漫，到处充满着煤油烟子味，可是在摇曳着的昏黄的灯光里，每一位同学都在聚精会神地学习，只有煤油灯吱吱地发出微弱的声响，在宁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。

仿佛就是在那样的夜晚，天地之间一片沉寂，四周漆黑一团，只剩下三间教室的窗户，三四盏煤油灯下的十来双明净而又饥渴的眼睛在暗夜里熠熠生辉。远处的村庄已经沉睡，偶尔传来一两声鸡鸣狗吠。那情景，不同于现在的灯火辉煌，那时的夜只是一个陪衬，读书也是一种沉寂于内心的朴素的渴望，渴望改变命运的强烈欲望在支撑着我们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能够融于记忆的，不是书本上陈年旧页上的插图，也不是写得密密麻麻的作业本，而是那盏在暗夜里散发着黎明般希望的煤油灯。

到上初中的时候，条件就好了许多，我们学校里用上了汽灯。这是一种类似于气死风灯光亮耀眼的马灯，燃料换上了萤石。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感觉萤石灯照明时间短，又换上了汽油。每天的晚自习之前，必有一位学生先蹲在地上不停地打气，然后再由老师点着，悬挂在屋梁之上。这都是比较清洁的灯，没有呛人的煤油烟子味，也没有黑烟弥漫，但用萤石时，却有一点怪味，淡淡的，和书本散发的墨香相仿。教室里明亮多了，外面的星光月色都淡出了我们的视野，只有田野上的风吹进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还有蛐蛐、飞蛾，有时还有夏日里的蝉，它们在宁静的教室里不断地上演着飞蛾扑火的故事，而我们则静静地坐在教室里，目光紧盯着课本，心无旁骛，不是我们对生命的漠视，而是我们对生命有更美好的憧憬和追求。

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那样的夜晚了，一盏灯在教室里孤独地亮着，三间教室孤独地蹲踞在乡村的一角，虽然明明灭灭，昏昏沉沉，却成了黑暗乡村里最亮丽的一部分。一张张质朴的面孔在灯光下庄严而神圣，他们虽然生活在贫困之中，却对未来充满希望，这是多么温馨的乡村之夜啊！没有灯火的辉煌，没有电子器乐的纷扰，却有着满天的星光月色，还有半夜的清风鸣蝉，它一直定格在我童年的梦幻里，定格在乡村的梦呓之中。

后来我考上了大学，来到了繁华的都市，告别了煤油、汽油为灯作燃料的时代。教室里的日光灯格外炫目，课桌也格外的亮丽。可坐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却寥寥，即使有一些，也是谈天说地，夹杂着欢声笑语，瓜子皮四处乱飞，还有嘈杂的音乐，再也没有当初煤油灯下的恬静。初始我也挺享受，后来便觉得索然无味，再好的书也读不进心去。于是，在一个夏日的夜晚，我独自走出校园。那时的学校之外便是乡村，虽然荒凉，却不陌生，我漫无目的地游走，没有尘世的喧嚣，一切都是那么安静。远处的村庄露出星星点点的灯光，白炽灯也罢，煤油灯也好，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，像喝醉了酒似的，那声音慵懒而又缠绵，深深地吸引了我，我像一只飞蛾，身不由己地走向那岑寂的深处。

毕业后离开了大学校园，我们大多没有回到乡村，有的被分到热闹的都市，最差也留在了县城。有的人一直生活在光鲜的世界里，有的却寄寓于城市的某一角落，成了漂泊族、月光族。在我们内心孤寂的时候，也会回望故乡，回望来时的路，在经历了尘世的沧桑之后，似乎总有一扇窗在暗夜里静静地开着，有一盏灯在暗夜里吱吱地响着，还有一本书打开着。那样的时刻，才觉得一生追求的辉煌是如此的模糊，才觉得乡村的夜读是如此的明净而神圣，虽然也有功利，但功利远抵不过生活中的成长。当一切变得明了之后，我们才发现，铭记于心的依然是那一盏煤油灯的单纯和宁静。

在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里，总会有一盏灯在生命的长河里彻夜长明，照亮我们最初懵懂的岁月，照亮我们那颗幼稚而又好奇的心。在幽静的校园里，在万籁俱寂的乡村，在一灯如豆的世界里，所有的星光月色都会隐退，所有的风声雨声都会充耳不闻，世界上只有星星点点的灯光，照亮我们的童年，照亮我们未来的人生。

心灵驿站

岁月的芳香

■焦辉

每一张老照片都散发着岁月的芳香，往事沿着幽幽香气慢慢浮现出来，渐渐清晰如昨……

这张照片拍于1990年9月20日，是在县城一家名叫群芳的照相馆里照的，距今已经27年了。照片上，右边身穿蓝色中山装、脚穿布鞋的是我父亲，他怀里抱着我的弟弟猛猛，挨着父亲坐的穿白色的确良上衣的是我母亲，站他们身后穿白衬衣打领带的是我红学表哥，最左边穿白竖道衬衣、方格裤子的是我，那年我11岁。

记得那是一个秋日，我们坐小火车进的城，父亲和母亲是去县农业局办什么事情。父亲和母亲是县园艺场的职工，园艺场的主管单位是县农业局。我和红学哥领着猛猛在县城北关农业局门口玩，等了好久，父亲母亲才出来。看他们的表情事情办得还算顺利。父亲说：“走，我们去喝焦鱼汤。”母亲说：“吃了饭，咱们去照相。”这两件事情都让我和红学哥很高兴。猛猛小，看我们高兴，也咧嘴笑，露出几颗刚扎出的牙。

红学哥是我三姨家的第二个儿子，那时候他在县一高上学，节假日一般来我家，帮忙看看果园什么的。他戴着眼镜，高个子，文质彬彬的，又在县城重点高中上学，而且能讲小说《红楼梦》里的情节，很让刚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崇拜。

我们吃过饭，一起去群芳照相馆照相。照相师傅是个中年男人，他指挥了我们好一阵，才抹着脸上的汗水点点头。他举着一束塑料花，晃晃，说：“预备——笑！”咔嚓！咔嚓！“好了，好了。”照相师傅说。我们松一口气，我背上都出汗了。一星期后，父亲把照片拿回来了。大家对这张照片很满意，连一岁多的猛猛也抓着照片不撒手呢。红学哥夹在日记本里拿走了一张。

27年间，我们搬了很多次家，这张照片也丢失了。今年中秋节前，红学哥来给我母亲送月饼，说起往事，他打开手机，让我们看这张照片。真没想到，红学哥家里还保存着这张27年前的老照片呢。母亲看着老照片，笑了，笑着笑着，泪光盈盈。

老照片弥漫着岁月的芳香，让我们每个人的心头都升腾起绵密的温暖和甜蜜的忧伤……